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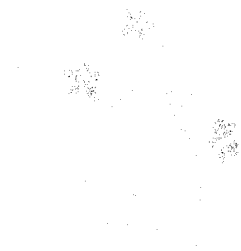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迎春花

本书描写了解放战争时期胶东人民的斗争生活

冯 德 英





迎春花

冯 德 英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迎 春 花

冯德英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18 $\frac{1}{2}$ ·插页11·字数412,000

1986年10月第4版·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362,001—371,500

书号10137·16（压膜）定价3.80元



馮化英

作家小传

冯德英，一九三五年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冯家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过儿童团长、少先队长，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中，读完小学五年级。一九四九年一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先后任报务员、电台台长、无线电雷达指挥排长等职务。

冯德英是在革命战争环境里长大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一九五二年在部队开展文化学习运动时，他读完了初中的基本课程，阅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五三年开始业余练习写作，五五年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五八年起先后在总政宣传部、空军政治部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他的作品除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散文、特写、评论、话剧、电影文学剧本之外，主要有长篇小说《苦菜花》（一九五八年出版）、《迎春花》（一九五九年出版）、《山菊花》（上下卷）（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二年出版）。

一九八〇年他转业回山东省工作。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省分会副主席、济南市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主要人物表

曹振德——山河村党支部书记，村指导员。

春梅——曹振德的二女儿，区委书记。

春玲——曹振德的三女儿，村青妇队长。

明轩——曹振德的二儿子。

明生——曹振德的小儿子。

曹冷元——老雇农，曹振德的族兄。

桂花——曹冷元的二儿媳。

江水山——残废军人，村党支部的武装委员，民兵队长。

江水山的母亲。

江仲亭——复员军人，江水山的堂兄。

江合——村长。

老东山——老中农。

江儒春——老东山的二儿子，春玲的未婚夫。

江淑娴——春玲的女友，老东山的侄女。

江任保——二流子。

任保媳妇——落后农妇。

玉珊——女民兵，青妇队员。

新子——男民兵。

狗剩媳妇——落后军属。

孙承祖——潜伏的国民党特务。

王锡子——孙承祖的妻子，老东山的外甥女。

汪化堂——反动地主，孙承祖的舅父。

蒋殿人——反动地主。

冯寡妇——巫婆。

蒋子金——反动地主。

蒋经世——蒋子金的儿子。

王井魁——王锡子的哥哥，反革命分子。

井魁母亲——老东山的胞妹。

孙俊英——江仲亭的妻子，村妇救会长，党支部委员，后蜕化叛变。

孙若西——小学教员，老东山的内侄。

2P66/03

第 一 章

阴历二月间^①，原野开始脱去枯黄的外套，各种植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极力地钻出解冻了的地面，吐出绿色的嫩芽。对春意反应最敏锐的，是沿河两岸堤坝上的杨柳。那一溜溜随风摆荡的枝条，露着淡绿，变得柔韧了。在这三面环海的胶东半岛的初春，虽然仍受着海风带来的寒冷的侵袭，夜间还有冷露往下洒，但是，已经获得了新生的植物并不怕它们了，反而把海风当做动力，把寒露当做乳汁般的养分，加快了新生的速度。于是，春野里到处都散发着被那雪水沤烂了的枯草败叶的霉味，融混着麦苗、树木、野草发出来的清香。

一九四七年清明节的前夜，从黄垒河北岸走来一个人。他走得很急，脚步却放得极轻，并时时前后左右地顾盼着。此人来到河边，脱下鞋袜，挽起裤腿，轻轻地划着深及膝盖的河水，到了南岸。

这个人，走上堤坝，离开大路，闪进了树林。他倚着一株树干，疲惫地喘息着，从腰带上抽出发着汗臭味的毛巾，费力地揩拭脸上、脖子上的热汗。接着，他瞪大两眼，向南巡

① 这里指的是一九四七年阴历的闰二月。

望。

发源于昆嵛山西麓的黄垒河，往南流进乳山县境之后，拐了一个大弯，直向东奔去，在浪暖口入海。河的两旁是平川地，虽说最宽的平原也不过几里路，就被绵延起伏的重山叠峦截住，可是在这山区里却已是很难得的粮米之乡了。也许就是这个缘故，这里的村庄特别密集且又较大，宛如两串珠子似的，沿着南北河畔密密麻麻地排下去。

此时，河南畔一片昏暗。座座起伏不平的山峰，在繁星满天的夜空中，隐约可见。山根前，一连串的村庄完全笼罩在灰蒙蒙的沉雾里，只能辨认出一片片模糊的轮廓。三星歪到南山顶西面，子夜已过了，各处一片沉寂，万籁无声。

夜行人见了这般景象，轻松地舒了口气。他抽出插在裤腰带上的手枪，检查一下保险机，然后下了河堤，顺着麦田间的小路，向正南的村庄走去。他来到村后一片菜园边上，突然，村南头响起一阵狗吠声。他急忙蹲下，身子靠紧篱笆障。狗吠声消失后，他站起来打量着面前那幢高大的房屋，房后的石灰墙闪着阴森的白光。他小心地迈过用树枝夹起的篱笆障子，从还没种上什么的菜园里摸到房子后窗处。仔细一看，窗子用泥坯封得严严的，和原墙一样坚固。这显然是冬天防北风砌上去的，开春还没扒开。来人很是沮丧，心里涌上一句：“真他妈懒……”就离开菜园，谨慎地摸进胡同。他向两头张望了一会，靠上一个瓦门楼，用手去推门。倏地，象被蝎子蜇着一样，他猛然将手缩回，不由地后退一步，差点摔下台阶去。

停了片刻，他又上前去摸了一下刚才触到的那块挂在门框上的木牌子，心里好笑地说：“光荣牌，嘿嘿！军属光荣……”他推了推门，门木然未动。他又轻敲几下，仍不见里面

有反应。于是，他把嘴紧贴在门缝上，压低声音叫道：“镯子，镯子……”

猛然，院里的大叫驴“嗷——嗷——”地叫了起来。他急转回身，紧盯着黑洞洞的胡同口。接着，传出内屋门开动的声音，一阵碎步声过后，响起一串青年女人的带着浓厚睡意的话声：“你这老东西，就知道要食吃！人家正睡得香，你又来搅闹。哪，给你……”

“镯子，镯子！”来人急忙呼唤。

“谁呀，三更半夜来叫门？”女人没好气地答道。

“我，你舅。快开门！”

门很快开了。夜行人闪进来，回身又把门插上。

女人惊诧地盯着他，问：“舅！你怎么这黑夜来？”

“小点声，进屋再说。”

洋油灯亮了。王镯子惊疑不定地打量她丈夫的舅父。他四十多岁，长着横肉的脸上满布坚硬的胡茬茬，眼睛很大，里面网着象天生就有的几条血丝。他个子矮，身体胖，显得举止呆板、拙笨。王镯子见他穿的黑夹袄已被汗水湿透，一摘下米色礼帽，头发茬里直冒热气。她紧张不安地问道：“舅！你打哪来？你……”

“别急着问啦，”舅父插断外甥媳妇的话，把帽子摔到炕前桌子上，“让我缓口气吧！唉，累死我啦！”他爬上炕，仰身躺在外甥媳妇刚睡过的花被子上。

王镯子为他两次不回答自己的发问，心里有些不满；但是看着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又同情地轻叹一声，说：“舅舅，做饭你吃吧？”

“嗯，”他睁开眼睛，瞟了一眼外甥媳妇说，“好，我

真饿得够餓了！”但随即又道：“哎，别做啦，有烟冒出去！”

“那怕什么？”王镬子不解地问，发现他脸上紧张的神色后，又道：“不碍事。咱们的房子在村子最后头。这深夜，又有雾，有烟也看不真。”

“好，”舅父松了心，“有酒吗？”

“有。”

“那你炒点菜，我喝几盅。饭不要办啦，吃点干粮就行了……”

四两酒落肚，夜行人脸上泛起油光，他才感到有些轻松，这才觉得汗湿的衣服穿着难受。他解下捆在腰间的一个小包袱，把夹袄脱下递给外甥媳妇去晾。王镬子接过衣服，往炕前的柜门上搭，突然被衣襟上一块块在灯光下闪亮的东西吸引了。她低头一看，吃惊地叫道：“咦！血——”

她猛又停住，骇然地盯着他裤腰带上的手枪，惊恐地说：“啊！出事啦？”

“嗯，出事啦！”他轻快地答道，一仰脖子，又干了一盅。

“他们又斗咱们啦？”王镬子眼睛大睁着。

舅父望着外甥媳妇的恐慌神情，嘿嘿笑了两声，说：“镬子，这回不是他们斗咱们，是咱们干他们啦！”

王镬子发懵了，不懂他的意思。她望着他那被酒烧紫了的毛茸茸的胸脯，说：“你醉了，别喝啦，吃饭吧。”

舅父放下酒盅，眼睛里充满了水份，血丝更加清晰了。他以粗鲁的动作，一把抓住外甥媳妇的手脖子，拉她坐到自己身边，哈哈笑着说：“孩子，别担心。舅没醉，没醉。哈哈，这下子

可叫我汪化堂报仇雪恨啦！”

“舅，究竟是怎么回事？”王镬子焦急地问道。

“是这末回事，孩子！”汪化堂大口咽下一块炒鸡蛋，嚼着白面饽饽片，心满意足地说，“昨天夜里，我们汪家岛村几户被斗的地主，一起动手，杀了村里三个干部！”

“啊！杀了三个？”

“嗯，还不止。指导员那家叫他绝了根，大大小小七口，都见了阎王！”汪化堂快活至极，大嚼饭菜。

“噯呀，可不吓死人啦！”王镬子浑身一震，倚在墙上。

汪化堂瞅她一眼，说：“怕什么？听到这消息该喜欢才对。”

王镬子脸色转红，娇声分辩道：“我怕，怕见到死人；不是可惜那些共产党的干部，哼，叫他们都死绝了才好哩！”

“嘿嘿，这就对啦！舅知道镬子有能耐。”

“舅啊，你们没叫人家抓着？”王镬子担心地问道。

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说：“哈！看你问得多傻，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

“那些人呢？都跑了吗？”

汪化堂摸着胡子、油嘴，不在意地说：“有两个叫民兵打死了，其余的五个坐小船打海上溜啦。”

“你怎么不跑？”

“我原先也打算从海上到青岛去的，无奈狗日的民兵撵得急，他们先驾船跑了。我在山洞里躲了一整天，又冷又饿，直等天黑全了才敢露头。唉，这四十多里路可把我累熊啦！”

王镬子又紧张起来，害怕地瞅着汪化堂说：“这可了不

得，他们知道咱是亲戚，来这儿找你可不糟啦！”

“没有事，别担心。”汪化堂宽慰她道，“民兵搜了一气山没见影子，以为我们都从海上跑了。要不，我也不敢到你家来。”

“哦，这就好，这就好！”王镯子手扞心窝，松了口气，接着又问道：“舅，你们这会儿，怎么又想起干这个来啦？”

汪化堂抬起头，没马上回答，眯起水眼打量着外甥媳妇。王镯子穿着贴身的蓝花布褂儿，衣袖很短，露出半截又白又胖的胳膊肘，手肘上戴着副银镯子。她头发蓬松，嵌假宝石的银质发卡子滑在颈后的发梢上，一边一个耳环，在灯光下闪耀。她那细嫩的胖脸上，有对明亮的眼睛，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睫毛也很少，显得光秃秃的。

“镯子，你今年多大？”

“二十四。”

“哎，我说你太孩子气啦，怎么问起这种傻话来！”汪化堂以长辈的动作摸了下胡茬茬，忿忿地说，“孩子，不是你舅不愿过好日子，去杀人惹祸的，是共产党逼咱们干的！就从我家第一代祖宗起吧，谁见过共产党生出这些害人的主张来？哪个当朝理政的欺压过富人来？自盘古开天辟地起，就是财主享福，穷人受苦，这是老天爷的旨意，天经地义！可是偏偏出了共产党，要黑白颠倒，把天下翻个过，叫穷小子兴旺！”

“唉！”汪化堂的一席话，说得王镯子共鸣地叹息起来，“可是人家现时没斗咱们，就安稳地过几天吧，省得惹火烧身。”

“什么！现时？现时是多会？”汪化堂激怒起来，网血丝的眼睛鼓胀着，象要打架，但觉察到对面是外甥媳妇，就吞了

口气，愤懑地说：“锄子，你真不明白吗？如今咱们这些人，在共产党的天底下，象是挂在墙上的一块猪肉，人家多会儿愿割就割，什么时候吃光什么时候罢休。天下是他们的啊！锄子，你想想，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有咱们一天安稳日子吗？打日本时，实行什么减租减息，合理负担；鬼子刚投降，又来什么土地改革，什么复查……咱们从祖辈置下的田地山峦，都给刮光了！你说现时他们没斗咱，可是往后能有咱们的好事吗？孩子，共产党、穷棒子他们是火，咱们有钱人是水；水火放在一起，不是水干就是火灭，水火不能相容！”

王锄子静听汪化堂的训导，脸面收紧，钦佩地望着他，热烈地响应道：“对，舅！你说得对！”接着她又叹息道：“唉，盼星星望月亮，中央军多会儿能过来啊？听报纸上说的，解放军天天打胜仗，真急死人！”

“你不要听那些，”汪化堂胸有成竹地说，“共产党的报纸还不是为他自己吹嘘？”

“我也是不全信他们的，可是共产党也真厉害！”王锄子悲愤地诉苦道，“他们搞得咱们家破人亡。俺哥被他们逼得三年多没下落，不知死活，俺妈昨儿还来哭过……她还学我大舅老东山说的，指导员曹振德的话信得着，俺哥真回来政府能宽大，不会是死罪。我妈动了心，想去找俺哥，可谁知他在哪地方？还有你承祖，参了军就一直没信息……”

“哈哈！”汪化堂开心地笑起来，望着发愣的外甥媳妇说：“再不用为承祖担心，他早变成国军里的人啦！”

“啊！”王锄子大惊，“你怎么知道？”

“嘿嘿嘿，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回家来啦！”

“真的？”王锄子惊喜若狂。

“嘘——”汪化堂爬起身，叫她小声点。听了一会外面的动静，他接着说：“我兄弟在前些天家来过。嗨，他可了不得，当情报官，坐过飞机，跟美国人学过本事，显要着哪！上次他从青岛回来，领着三个护兵。俺们这次杀村干部，也多亏他给我好几支家伙。”汪化堂得意地拍着左轮手枪：“美国造！”

“哎呀，真了不得！”王镬子叫道，“哪，承祖呢？”

“你听我说，”汪化堂舒适地向被子上一仰，望着天花板棚道，“承祖这孩子，真是我大妹子生的宝贝，比他舅我还强哩！去年他参军，我真有些气闷，他怎么父仇不报，倒去为虎作伥？嘿，承祖又走上策啦！原来他当八路军不几个月，就投到国军那里去了……”

“那怎么我还当军属？”王镬子惊诧异常。

“是啊，我刚才在你门框上摸到‘军属光荣’牌还吓了一跳，以为走错门啦……嘿，乖就乖在这里。承祖怕你在家受难为，找了个好时机溜的，叫八路军以为他被打死，不知下落……镬子，你嫁给俺外甥不吃亏吧？”

“嗯，高兴。”王镬子着急地询问，“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你承祖多会儿回家？”

“承祖投到国军，上青岛找到我兄弟，当上特工人员啦！他二舅说，过些天，承祖要和其余一些人，分散派到解放区，串通咱们的人，对付共产党。”

“承祖一准回来？”

“错不了，我没跑脱，就躲在这里等他回来一块儿干吧！”

“啊，这就好啦！”王镬子的脸笑裂成纹，心里美了好一会，又忧虑起来，说：“人回来是好，可是在共产党手下，总

是不太平。舅，二舅说没说，中央军什么时候来？”

“说啦！按照蒋委员长原先的计划，顶多用半年工夫，把全中国的共产党连根拔掉；不想他们也有两下子，拼命顶了近乎一年，可现在全国的大码头都叫咱国军占啦！嗨，蒋委员长和美国人挺看重咱山东地方，要很快打到这里来，捣共产党的老窝，为咱们这些人出大气！”

王镗子喜形于色，紧接着问：“还有多少天？”

汪化堂得意忘形，句句有力：“快啦！我兄弟领着人马回来，就是察看海口的。到时有美国大鼻子的兵舰装着，几万国军一宿就登上咱乳山口。我兄弟说——不，学蒋委员长的金口玉言，顶多再有两个月，全山东就是咱们的天下啦！”

“啊呀，这末快啊！”王镗子兴奋得眉飞色舞，耳环晃动。

汪化堂又转换口气说：“不过共产党也不简单。咱们这地区是它的老根子，穷小子的心都跟它走。也是，各敬各的神，各烧各的香。他们跟共产党，咱们也不能白闲着，要跟他们干干！”他坐起来，留心地问，“镗子，你们山河村被斗的那几家，有动静没有？”

王镗子想了想，说：“别家没听说犯了什么，就是蒋子金那爷儿俩不服帖。年前他们暗地到分他们地的人家去要粮，叫民兵押了几天；前些日子叫他儿子将经世去出民工，经世装病不去，又开会斗了一气。”

“那老村长呢？”汪化堂关切地问道。

“你说蒋殿人那‘老对虾’吗？”王镗子以轻蔑的口吻说，“他更老实，叫干么就干么，最听干部的话啦！”

汪化堂沉思着，冷笑笑，说：“老实，听话？哼，我看

老村长不是松包，外表上装老实罢了。”

“你要找他吗？”王锡子又紧张起来。

“不急，等承祖回来再说吧……”

“汪汪汪！”从村南头传来一阵狗吠。两人一惊。王锡子急忙溜下炕。

“谁家还养狗？”当狗声消失后，汪化堂问道。

“南头俺舅家。自从打鬼子时干部叫把狗打死^①后，再谁也没有养狗的，独独他家的狗不让打。一只挺大的灰狗，和俺舅老东山一样，真厉害……”

汪化堂打断她的罗嗦，问：“家里哪地方好藏人？”

王锡子向屋里端详一会，说：“没别处，有人来你躲进西间大粮食囤子里好啦，里面是空的，我上面用盖子遮好。”

汪化堂站起身，打个饱嗝，随手提起从腰上解下的包包，掂了掂，递给外甥媳妇，说：“藏好。”

王锡子接过包袱，用手摸着，惊喜地叫道：“啊！这末多元宝、金条！”

“轻点搓揉^②，里面还有地契——土改时花很大工夫才偷着眷下来的。等着吧，到时……”

“喔喔喔——”一声清脆的鸡啼，从东邻响起，打断了汪化堂的话语。

王锡子一口气吹熄了灯火……

① 抗日战争时期，为我游击队活动和反“扫荡”方便，人民政府曾号召人们把狗打死。

② 搓揉——与揉搓意同，当地用语。